

~~风雨 / 嵇文甫等 · —no. 1 [1937. ?] ~ [?] · —~~

~~开封: 风雨周刊社 [发行者] [1937] ~ [?].~~

~~: 插图; 乐谱; 26cm.~~

~~出版频率有变化 · —第21期起由风雨社主编.~~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原件有污迹, 破损.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3 ~ no. 27 (1937. 9 ~ 1938. 5)

請
交
稿
於
此

505
823

風雨

每星期出版三期

本刊已呈請登記

主編人 姚文 嵇雪 王蘭 西

發行所 風雨週刊
社址 開封同樂街四一號
零售每份五分 預定三個月一元五角 半年二元 全年四元六角 外埠另加郵費每份一分

投稿簡約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文字要通俗，內容要切實。以兩千字為最適宜。
二、來稿請註明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三、來稿請直寄開封同樂街四十一號風雨週刊編輯部，勿寄交私。

五月廿六日出版

一週來時局瞭望 新宇

統觀這一週以來的時局，我國在各方面都是處於有利的地位。現就軍事，外交，政治三方面簡括敘述如下：

一、軍事方面 敵人雖挾着精兵利器並以猛烈的攻勢臨我，但終擋不了我們前線將士和全國軍民的堅決犧牲，勇猛抵禦，所以終把敵人弄得走頭無路，徒發野獸本性的瘋狂症。而我們的抗戰能力已經證明，敵人實一紙糊老虎，殆亦無疑。「恐日病」、「悲觀論」，均可一掃而盡了。我們再分別看一看各綫的戰局吧。

1. 滬滬綫 自我軍變更戰略，移至第一道防線後，新陣地由瀏河經羅店，劉行，江灣以達北站，成一略具曲尺形的戰線，脫離敵艦大炮射程以外，使其海軍力失却效用，陸軍作戰，敵人絕非我軍的對手，所以他們雖利用機械部隊企圖衝鋒陷陣而屢屢無效，雖利用飛機轟炸，但以我空軍的英勇應戰，並能奇襲敵軍陣地及其兵艦，不但他們迭遭失敗，且其後方亦受極大損失。一週以來，羅店，劉行，江灣，北站等處，雖時有激烈爭奪戰，但我陣地並無若何變化，已成膠着狀態，敵人想再越進雷池一步，實屬萬難。

2. 津浦綫 現在我方生力軍已到達前綫，換防竣事後，似已改取以攻為守的戰術，近一週來，情勢大見好轉，姚官屯一帶，我軍陣地鞏固，敵有不敢再犯之勢，日前並有我軍克復興濟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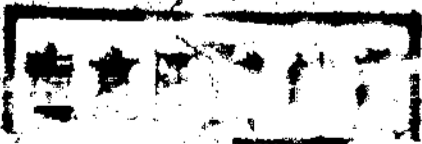
事實也大有可能。由於我有黃河馬廠運西一帶發生軍事，正面敵軍自難支持，日克復。總之：在津浦一全勝，以有生力軍之增加，實力異常雄厚，度是可以保持現有陣地。堅守鞏固，支持較長時日敵絕難長驅直進了。

3. 平漢綫 固安陷落，誠足影響正面的陣地，但我軍已自動按着原定步驟，安全移至新陣地，據路透社二十二日消息，我軍已在保定南邊築成極好防禦工事，並在保定四週的高梁地和樹林中，巧妙的藏有戰壕，且中央的飛機，坦克車，重炮等，已運到前方，敵如進犯，勢必遭到迎頭痛擊，付出極大的代價。同時，我們更知道敵在這一綫的兵力僅有一師團，指揮作戰的寇首為一浪人出身的土匪原，縱取冒死來犯，而我方既有雄厚的兵力，並有富於作戰經驗的指揮長官，對於敵人自可應付裕如，而與之作長期的週旋。

本 期 目 錄

| | |
|--------------|-----|
| 一週來時局瞭望 | 新宇 |
| 抗戰中的國際形勢 | 孟平 |
| 對於持久抗戰的幾個淺見 | 范文瀾 |
| 怎樣建立教育界的救亡陣線 | 徐述之 |
| 全面抗戰與民衆運動 | 紹良 |
| 非常時期自然科學者的任務 | 王汎 |
| 訪問郭沫若先生 | 子英 |
| 前線歸來記 | 沈起予 |
| 洪大的歌聲 | 李英 |
| 夜裏的日子開始了 | 陳雨門 |
| 興奮的日子開始了 | 姚雪垠 |
| 救亡文件 | |

632354





這一綫，在全面的戰局上比較起來，是我方較為失利的一綫，已勿庸諱言。

自大同失守後，豐鎮亦告淪陷，依現勢觀測，敵人對廣靈靈邱一面，似在牽制我方兵力，而主要攻擊目標，似在豐鎮，集寧（平地泉）等地，企圖直犯歸綏，所以近一週的戰事也側重在那一面。這一着，我們須要嚴防，須出全力抵禦，全國人民須特別注意，因為敵人對我西北野心和計劃，我們是早已洞悉，我們絕不能使之得逞，完成其偽蒙古帝國的迷夢！現在，我中央派往增援之生力軍業已到達，並有空軍在這方面出動，英勇應戰。據報，二十三日，我軍於靈邱渾源之間，痛擊敵軍，已獲空前勝利；奪回大同，殆有可能；否則，至少限度是可以一方面固守廣靈之綫，保障雁代，一方面可以增加兵力在集寧阻敵前進。

5. 空軍 就因為敵人在陸軍方面付了損人耗財的極大代價，並未換得相等的勝利，尤以滬滬方面，敵集中力量猛攻結果，仍是偏促在江邊十餘里的地帶，所以空軍極發瘋，遂施展最後的毒手，以大隊飛機，空襲我南北各地，一週以來，敵機空襲範圍，南自廣州，韶關中及南昌，杭州，江陰，南京，徐海及魯南各縣，北達滄州，保定，石莊，及太原，歸綏等地，看來勢甚猖獗，實則並不高明的敵機，除了顯露其殘酷的獸性，使我非戰鬥員的平民略有損傷外，軍事工程及交通上並未受到若何損失和阻礙。而且數日來，只見到敵機三架五架以至十餘架的被我打落，那末，敵人的最後

毒手又有什麼了不得的呢？我們儘可以做的臂膀扭斷它！

二、外交方面

自抗戰發動以來，我們深得國際上各國人士的同情和贊助，輿論上更無往而不揮擊暴日，這已是週知的事實。國聯諮詢委員會開會雖尚無具體結果，留待二十七日開會續商，但我們並不失望，因為我們並未抱有多大的希望，並不求它有什麼切實的援助。我們所願者只是各國對於暴日有一種輿論上道義上的制裁，這一點，已經做到了，諮詢委員會的開會，美國的派員參加，都是明白承認了暴日為侵略者，不直牠的對華暴行。而且英法蘇三國態度異常堅決，並能實際援助我們，德義雖無積極表示但亦不致積極幫助敵方。美國固已宣佈對遠東的禁運軍火令，但以對於暴日通告撤退南京僑民事前順後偏的態度看，已與各國步調漸趨一致。所以在外交上，敵人已陷絕對孤立，處於完全失敗地位。正唯如此，敵人才感恐慌，急圖挽救，近已派定伍卓雄等大批造謠手，分赴歐美各國從事活動；可是真理所在，事實昭彰，倭奴縱巧於鼓簧，亦難愚弄世界人士。同時，我們要認清，外交戰與軍事戰，常是相依而行，相互影響的，只要我們在軍事上長久支持下去，外交上自可得到最大的勝利。不僅要得各國輿論的援助，而且能得各國實質的援助。

三、政治方面

近一週內，國內政治上較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接受三民主義，取消紅軍及蘇區、

竭誠擁護民族抗戰。在蔣委員長統一指揮之下，共赴國難。蔣委員長並於二十三日發表對共黨宣言之談話，剴切指示一般國民，今日應深切了解「存則俱存，亡則俱亡，民族利害終趨於一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的意義，並謂：「凡屬中國國民，不問過去如何，派別如何，但能信奉三民主義，在抗敵禦侮的旗幟下，共赴國難，一致奮鬥，政府無不開誠接納。」是則多年來，政治上主要的矛盾狀態，已明白宣告消除，充分顯示四萬萬五千萬人風雨同舟共挽危亡之義。我想：凡我炎黃子孫，每一個人，每一個份子，無論過去屬於任何派別，只要現在自認是國民的，都應該毫不猶豫，毫無疑慮，一意奉行三民主義和總理遺教，努力抗敵禦侮，爭取中國的自由平等，爭取全民族的幸福。那末，這一週內的這一事件，正是我們明白告訴了敵人：我們中華民族已經澈頭澈尾地團結一致，共同誓死捍衛我們的國家，共同誓死與侵略我們的敵人拚個你死我活！我們的民族是不會滅亡的！我們的國家是終會屹立于世界的！這一次戰爭的最後勝利是絕對歸於我們的！

本社啓事

本刊自第二期起，因銷數激增，社務日繁，內部人員，略加調整，編輯方面，亦多改進。惟國事日急，同人等才疏學淺，難期盡善。深望各方同志，踴躍投稿，多加指導為幸！

抗戰中的國際情勢

孟平

中日戰爭，是複雜尖銳的國際矛盾的一環之破裂，同時，又要加速度的促進國際矛盾的複雜化與尖銳化。

歐戰後的國際均勢，西歐是建築在凡爾賽和約的體系上，東亞是建築在華盛頓協定的體系上。然而，自從洛陽的砲火震天，及接聯的總押政權的成立，世界均勢的基礎，便一步緊接一步的崩毀了。什麼九國公約，什麼非戰公約，什麼巴黎和約及羅加諾公約，都一張緊接一張的被強暴者一手撕盡了；於是，西歐與東亞，便化成了世界危機爆發點兩大危險區！

近年來的國際情勢，是隨着打破現狀的侵略勢力的猖狂，逐步展開了維持現狀的愛好和平的及被侵略的國家的防禦陣營的結成。然而，因為維持現狀的大國間的矛盾與猶豫，及被侵略國家的疑懼與退縮，却越發助長了侵略者的兇殘，狂暴者的冒險，在這種猶豫與疑懼中，阿比西尼亞成了犧牲品，西班牙成了犧牲品，中國又快成了犧牲品！

然而，強暴者終於會得到牠所應當得到的回答：法蘇同盟的強大，英法合作的鞏固，已足使西歐的侵略者有所警戒。中國的奮起抗戰，更是遠東強盜的當頭棒喝！而整個的國際和平陣營的結成，便必然可以扼制侵略者的死命。

中國的抗戰，必然是整個國際政局展開的一個積極因素。中國抗戰的勝敗，是要受當前國際關係所制約的；但同時，中國抗戰的發

展，又必然要成為推動今後國際情勢的一個有力的因素。現在，我們可以站在抗戰的立場上，來對當前的國際關係，進一步略作具體的分析：中日戰爭會如何的影響目前的國際關係？日本能獲得強有力的友軍嗎？各國能坐視中國的敗北嗎？

在日本的侵略戰爭中，誰能是牠的友人？牠的最可能的友人，第一自然是德國，然而德國果真肯犧牲中國的友誼而助桀為虐嗎？

希特勒意志的企圖，在解除和約的一切束縛，奪還殖民地并攫奪新殖民地，以完成第三帝國的建立。牠的最大的敵國是法國和蘇聯。而牠為求得勝利的保證，不僅需要意大利的堅固同盟，而且需要大英帝國的實際支持。然而，意大利果能和德國合作到底嗎？歐戰中意國舊有的教訓，德國人民不應忘記。英國怎樣？英蘇關係的改善，英法合作的鞏固，還能使德國存什麼幻想？不能相信意大利的切實合作，不能得到英國的暗中支持，胆大的希特勒恐怕也不敢有什麼了不起的冒險吧。

這是第一。德國在反現狀的立場上，在進攻蘇聯的立場上，自然樂得與日本合作，東西呼應。然而日德同盟是反共，是反蘇，不是拿中國作對象的。而歐戰以來，中德的邦交是和睦的，友誼是很厚的。尤其是近年來中德貿易的發展，一日千里，前途遠大。一旦日本征服了中國，連德國也要喪失這廣大的市場，如同現在的滿洲一般。德人能為了日本征服中國，遽然放棄遠

東大國的友情與利益嗎？這是第二。德國連年來逼使人民忍飢受餓，擴充軍備，國內財政枯竭，經濟困難，在實力上，又能有多少力量幫助他人？這是第三。就情勢就理就勢各方面，中日戰爭中，德國所能採取的最顯明政策，是嚴守中立。日本強化日德協定的幻想，恐怕只能望梅止渴啊！

意大利又如何哩？日本的外交企圖，顯然在極力拉攏意大利，希望結成日德意集團，以對抗英法。但是，就意大利的立場而言，第一，牠不值得為日本就犧牲中國的友誼；第二，牠更不會為日本就決然與英法為敵；第三，征服阿比西尼亞以後，牠又筋疲力盡。因之，黑衫宰相，決不會遽然接受日本的擺弄。牠目前所能採取的政策，必然是觀望的。

我們再來看維持現狀的和平陣營吧：

社會主義的蘇聯，人民陣線的法國，牠們是絕對擁護集體安全的和平政策的，是絕對同情我們的。大英帝國的國策，向來是矛盾的，猶豫的。因為牠的不果決的態度，曾斷送了阿比西尼亞。摧毀了西班牙。但是現在的情勢，已直接威脅了牠切身的利益安全，不允許牠再猶豫了。李滋羅期的失敗，已粉碎了牠與日本妥協的幻想。劫奪華北戰爭的擴大，中國海面的封鎖，日軍對香港華南的威脅，已逼使牠再無退讓的可能了。最近英法反對日本海軍的封鎖，英法蘇拒絕日軍退出首都的要求，已是初步的嚴重表示。

在現在的情勢中，其態度最引起世人注意的，自然是美國。在遠東的戰局裏，美國的政

無疑問的可以舉足輕重。而抗戰以來，美國的某數種表示，如禁止軍需品向中日輸出，美使館人員的退出首都（已經又還回了）深足引起國人的疑慮。但是，我們可以深信美國的政策，決不會是袒日的，而遲早必會與整個和平陣線合流。

美國目前的行動，我們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牠是施用歐戰時的故技，期待戰局發展到相當階段，再行決定態度，坐收漁人之利。第二，是對英國的一種報復。滿洲事變之際，美國積極而英國消極，致令美國企圖，盡成泡影，美國至今懷有餘恨。故年來英國屢次邀請英美在遠東合作，美國均淡然置之。此次英國焦慮而美國安閑，美國多少仍有些要發脾氣的味道。

但是，美國決不會長期坐視的。（一）美國經濟復興，必須保持歐洲及遠東的和平市場。歐洲或遠東的糜爛，對美國都是重大的打擊。（二）美國在遠東保有種種經濟的政治利益，中國的市場，菲律賓的安全，都是牠所絕不能放棄的。三十年來，美國在遠東與日本所以爭持的是什麼？六年來美國和日本的對立，又是爲了什麼？美國所拚命擴充的海軍，又是針對着誰？這不是極明白的事實嗎？

日本的侵略，志在征服中國。而中國的淪亡，英法不惟喪失遠東的市場，其東方的殖民地，亦必相繼動搖。而當聯所受的包圍壓迫，則尤爲嚴重。和平是不可分的，戰爭的影響是國際的，隨着中日戰事的進展，志欲保持和平的國際，爲着自身切實的利害，勢非一致奮

起，形成共同戰線，促進侵略者的敗北不可。就國際現時情勢分析，敵人是孤立的，我們是多助的，敵人的敵人必然日漸增多，我們的友軍必然日趨雄厚，這正是我們抗戰的有利條件之一。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天助自助者」，不能自己站立起來的人，不會得到他人的救助，我們抗戰的國際的有利情勢，還不是「現實性」的。我們決不能存絲毫的依賴的與污心理：我們要以英勇的奮鬥爭取自己的勝利。

對於持久抗戰的幾個膚淺意見

范文瀾

野心的日本軍閥，圖謀吞併中國，幾十年來未曾停止過，中國政府漸漸脫離麻痺狀態，作對日抗戰的準備，却止是最近幾年的事。這種準備工作，無論怎樣積極的進展，到底受時間和財力等等的限制，想在短時期內造成與日本同等的武力，真是談何容易。所以一般國民，對政府應該原諒，不得有過分的奢望，更不得因爲事實不符所望，竟至灰心喪氣，對政府作惡意的指摘。

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中日戰爭逐漸開展，而且一天天激烈起來。日本軍閥既已勢成騎虎，陷入進退兩難的苦境，爲保持強國顏面計，爲滿足侵略貪慾計，不惜施展各種兇暴卑鄙的手段，瘋狗似的盡量向我猛撲，希圖即刻擊碎中國武力，完成他們所夢想的大陸政策。無奈中國將士，決不是他們預料的將士，無論怎樣極端仇視我們，怎樣藐視我們，接觸後的教訓，不能不承認中國軍隊不容易對付，看南北各干陣線上，尤其中央軍所在的地方，那種忠勇

，要使一切友邦因敬佩而協助我們，不是因憐恤而救助我們！同時，更要知道：國際間的關係，是以利害與力量爲主的，正義的同情只是次要的。我們一面要表現自己的力量，一面更應注重於外交的運用。軍事戰與外交戰是應當并重的。而發動國民外交，切實獲得各國廣大國民的同情與聲援，尤其是當前外交工作上應努力的急務。

義烈。至大至剛的抗戰精神。照老話說來，真可以泣天地動鬼神了。據前線回來的人說，敵軍止是火力較猛，一到中國兵士衝進敵陣，揮動刀槍，亂刺亂砍，像天上兇神一般，追亡逐北，殺個痛快。每次肉搏戰獲得的勝利，可以抵得炮火下的犧牲，大體說來，敵我傷亡的數量，不差多少。這些話絕對不是憑空吹牛，我們相信確是事實。

這事實的意義是什麼？就是日本的武器遠勝於我，而我們的士氣却遠勝於日本。日本資本早已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上，一部份資本家同軍閥結合，想獨吞中國做殖民地。如果他們軍事勝利了，少數人達到發財升官的目的，一般平民却止有加重負擔，貧困更甚，別無其他好處。如果軍事失敗，喪失生命的，補償軍費的，依然還是一般平民。日本人民從九一八事件以後，親身所受的教訓，足够明白戰爭是最無意義的凶事了。他們被迫來中國作戰，何怪乎士氣之不振呢？最近有一位朋友從北平回到

開封，我問他日本兵在北平，是不是高視闊步，氣傲萬丈。他的答復很出我意外。他說：不！他舉的例是他住在一位朋友家裏，有一天三個日本兵叩門進來，屋裏的人們疑心是來搜查或搶掠的，不免恐慌起來。我那朋友懂得日語，問他們來意，原來他們在牆外望見院子裏棗子長得很好，想打幾個棗子吃。這樣大家放心，我那朋友開始同他們閑談。據日兵說，他們被派遣的時候，軍官說平津已經很平安，全要我們去駐屯些時就成。誰知一到此地，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紛紛調往前線去了。我們雖然留在北平，不知何時也得去前線。我的兵役到明年正月就滿期了，希望期滿平安回家去。說話時的神氣，幾乎使我們忘了他是仇敵而油然發生同情心。照這幾個日本兵的心理看來，他們上前敵完全是被欺騙被逼迫的，沒有中國兵那樣衝鋒肉搏的勇氣，還有什麼可怪呢？至於受有良好訓練的中國將士們，十分知道國家的前途止有兩條。一條是降服，忍氣吞聲做亡國奴；一條是乾坤一擲，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看誰是最後勝利者。兩個月來我忠勇的將士們，仗貞剛浩然之氣，爭先實獻寶貴的赤血，替國家去流救猛烈無比的火災。這完全由於他們覺悟了自己所負任務的偉大和神聖，清清楚楚看出誰是堅決抗戰的誰就是英雄豪傑，得到廣大民衆的擁護與歌頌；反之如果臨陣退縮，半途屈服了，那就成了民族罪人，永遠被民衆拋棄，永遠被後世唾罵。活的時候，即便在日本人保護下當亡國奴，到底不會有好死的。將士們既有這樣的覺悟，所以表現出有進無退，視

死如歸的壯觀。

中日人民對於這次戰爭，觀感既各不同，映示在士氣上自然有強弱盛衰之分了。不過，血肉究竟血肉，炮火究竟是砲火。日本是工業發達的國家，尤其是軍需工業，這幾年非常進步，而且還有幾個歐洲法西斯國家做他的聲援，他那些飛機大炮在中國土地上，不成問題是非亂放到最後一彈不可的。我們器械的質量和數量，都趕不上他，往後海岸封鎖愈緊，器械的來源，更要比現在困難得多。那末，我們憑什麼同他抗戰到底呢，不得已，止有忍痛把我們可敬可愛的將士們的血和肉，去阻遏這個魔火的延燒，此外實無他法。說到這裏，我想起一個比喻來：有兩把刀口都是純鋼的刀。比賽利鈍一把刀的刃是鋼多於鐵，一把是鐵多於鋼。刀鋒用鈍了就磨了又用，久而久之，鋼多的刀把鐵多的砍斷了。中日兩國各有若干優點，也各有若干弱點，誰是比較鋼多的一把刀，平心靜氣看來，我們想砍斷對方的刀，止有盡量把鋼質增加到自己的刀刃上一法，我看報紙上時常有日本社會快崩潰了一類的記載，為鼓勵退縮的民氣計，這些話未始沒有相當意義。不過，中國人是富於微倖性的，自己苟且不長進，却希望人家快快倒臺，還是很普遍的卑劣心理，不容我們隱諱的，他們正想躲避艱苦，偷安渡過，聽了這套虛懸的宣傳，正合胃口，以為中國已在抗戰，止要這樣做去，可以坐等對方的崩潰。這好比兩個人在冰塊上打架，止看見對方穿著皮鞋，希望他一滑倒，却忘了自己也穿著皮鞋，甚至穿著釘鞋，更有滑倒的危

險。所以我們在激勵民氣以外，還要絕對客觀地研究敵我兩方的優點和弱點。怎樣利用敵人的弱點，怎樣發展自己的優點，同時怎樣克服自己的弱點，都需用極冷靜的頭腦去工作。單退熱烈感情罵敵人，固屬王媽媽罵雞，毫無實用，諱言本身的病根，不去趕快治療，或不注意自己的優點，懶得去培養擴充，更是危險萬狀。我們國家被暴日脅迫得止有降服和抗戰兩條路。降服一條路，除非漢奸，決沒有人願意走的。抗戰是中國惟一可走的路，然而其中還分戰敗而亡和戰勝而興兩條路。我們政府既然領導着全體民衆，決心抗戰，蔣委員長的老謀勝算，政府諸公的公忠體國，不成問題，我們走的是抗戰路中戰勝而興那一條了。人民應該絕對信賴蔣委員長和政府諸公，各竭其忠，思謀若干方法，作野人之獻，如果有一言可採，自屬不無小補，即使說的全不中用，動機出於愛國，也應該在原諒之列。做人民的別何所求，第一，止希望國家能從虎狼口邊挽救出來，不要把清白之身，活生生當亡國奴；第二，止希望替國家人民在前線浴血苦戰的將士們，能够充分得到民衆的後援，完成救國的大功，不至於被漢奸們害得白流血空送命。（未完）

本社啟事 (二)

本社特加聘王隱三 劉伯倫
兩先生為本刊編輯委員 此啟

怎樣建立教育界的救亡陣線

徐述之

抵抗日帝國主義者兇狠的侵略，最有效的辦法是：全國上下結成「大團結的」抗戰陣線。這一陣線的建立和喚醒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同時並進。教育界是民衆中知識較高的份子，對於上面所說的救國工作，特別是喚醒民衆和訓練的工作，應該迅速地承擔起來！

但是，慚愧得很！在「中日關係現在已經到了最後關頭」這句驚心動魄的話傳到全國各地業已兩個多月的今日，教育界人士（包括教職員和學生雙方）對於全國的抗戰救國陣線的建立，究竟會貢獻了幾許力量？甚至於許多省份教育界內部還保持着「分裂」的舊面目！盼望教育界的一切人士：大家先來反省一下吧！

我們要檢查我們自身的缺點，糾正我們自己，建立教育界內部的統一救國陣線！這樣，全國的抗戰陣線也就容易迅速地建立起來，鞏固起來！這樣，我們纔能避免「誤國」的罪名！

一般說來，知識份子的病根在於：（一）全體份子在日常生活上缺乏「共同的利害」，因而在整個知識份子中便發生了一盤散沙的情形；（二）知識份子，在經濟上，不是直接的「生產者」，在政治上或社會上，也不是實際的「權力者」，爲了生活上的享受，常常和自身所依附的政治勢力或社會勢力結合起來，各奔前途，各尋歸宿——這樣，知識份子之間不僅缺乏團結，而且還要相互排斥。「文人相輕，自古即然」這句話的確不能算是說得過火。

教育界人士是知識份子的一部分。全體知識份子所具有的劣根性，也在教育界中存在着。而且，教育界人士和其他知識份子（例如律師，新聞記者等）比較起來，人數最多，成份也最複雜，內部分裂的花樣也就層出不窮。因爲年齡，等級，生活方式，社會關係，思想傾向等等的不同，教育界內部時常分裂成無數的小團體。有所謂這一學派，那一學派；這一黨派，那一黨派；更有種種所謂「飯團」以及同鄉團體的對立。教職員內部是這樣分裂着，學生內部也是這樣分裂着。而且，有些教職員和學生又因爲學籍，政見，私人感情或個人籍貫的彼此接近，便聯合一起；對於其他學生和教職員的混合組織對立起來。這種情形在大學比較在中學多。

這些分裂衝突，除了「政見」的不同之外，大半都是由於爲了個人現在未來的「飯盆問題」着想。甚至於一部分教職員和學生之所以加入教育界中含有政治意味的派別，都是爲了飯盆。

爲了建立並鞏固全民族的抗戰陣線，每個不願亡國的人都應該放棄爲自己飯盆或地位打算的念頭，認定眼前的民族利害要超出于一切派別的或一個人的利益之上；消滅的要對於派別不同的人們「不算舊賬」；積極的要促成一切派別的「大團結」——大家在同一目標的救國工作中，從新做朋友！不論某人以往是屬於什麼學派，黨派，飯團……，只要現在他是在切

實地工作着，他就是你的好朋友！你不要計較他的「過去」；你只須認清他的「現在」！

此外，教育界中還有一種分裂的情形：整個教職員方面和整個學生方面的對立。這種情形在中學比較在大學多些。學生時常懷疑教職員是愛國運動的破壞者；教職員時常懷疑學生要借愛國的名義來實行「搗亂」，這種對立情形，在今日不該再有，也不必再有！「抗戰救亡」已經成爲舉國上下認爲「天經地義」的國策。一切中國「人」必然要秉承賢明的領袖和政府的再宣佈的這種國策，努力作去。只有真正的漢奸纔是愛國運動的破壞者或搗亂者。

而且，單單爲了教職員或學生自身的利益着想，也有師生共同站在一條戰線上的必要。先就教職員方面說，只要你能領導學生向着光明的路上走，學生對於你當然就有熱烈的信仰。關於你個人生活上，功課教授上或職務的行使上，如果有了缺點，學生就不會和你爲難。反過來說，如果你在救國工作上不能領導學生，甚至於更進而阻礙學生實現他們所認爲最有意義的工作，你就容易失掉學生的信仰。你在個人生活上以及其他方面的細微的缺點也就容易成爲學生增加批評的口實。他們在救國的要求上找不到工作，得不到滿足，他們會把憤怒向別的方面來發洩，他們會在暗中或當你的面前說：「某某」教職員只會在學校生活的末節小事上督促我們，他爲什麼不在愛國工作上督促我們？我們偏不肯注意這些小事情！」；「某某化學先生把鐵的原子價都忘掉了！」；「某某先生昨天還在某某地方聽戲，打牌！」……這許多在平時不成問題的事情，到現在，都成

爲問題了；這許多在平時不必發生的評論，到現在，都鬧哄哄地說出了。

總之，一切教職員如果能在救國工作上切實領導學生，所得到的結果不僅不是學生的搗亂，反兩却是學生的擁護。「把對內視線轉移爲對外視線；把內部對立轉化爲向外進攻」，這是一個國家或任何團體的聰明領袖所常常採用的政策。

再就學生方面來說。你們如果得不到師長們的同情或指導，你他的救亡工作就不容易順利地展開。以往，一部分教職員不肯和你們一同行動，這雖是事實，但是你們却不該把這種事實解釋成：那些師長們的消極見解是「生來如此不可變更」。你們要明白：除了經常保持着向上精神的少數人之外，許多人常常因爲年齡的增高，以往所受的教育之不合於今日，社會地位的限制及其他種種原因，夢成了「一動不如一靜」的心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但是，現在，大規模的抗戰已經開始了，整個的中華民族已經走到了「怒吼」「肉搏」的時期了，環境的改變遲早會引起他們的見解，以及態度的改變。我們的賢明的領袖和政府正在計劃着動員全國的民衆來作抗日的持久戰。在政府直轄之下的教職員應該參加救國的陣線，這是不待多說的。只要學生們的態度不一「過火」，你們的救國行動是會得到師長們的同情和贊許的。你們要放棄以往的憤慨，溫和的，誠懇的要求師長們來援助你們，指導你們減少內部的磨擦，增加對外的力量！憑藉着你們的「熱情」和「勇氣」再加上師長們「學識」和

「經驗」救國工作也就容易作得更切實些，更有效些。

總之，以往教育界內部所有的種種「分裂」都可以在「不算舊賬」，「不念舊惡」，「在切實的愛國工作建立新的關係」，「在共同的抗戰生活中建立相互的了解互相的合作」這種種條件之下，統一起來。現在，中華民族所遭遇時代環境迫逼着教育界的一切人士擺脫個人間或團體間孤立的生活，對立的關係；日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迫逼着大家一同投入「抗戰的共同生活」，「抗戰的民族陣線」中。客觀的形勢已替大家安排好「大團結」的種種條件；但是，究竟教育界內部所存在的，「分裂」「對立」的舊面

目，能不能打破？教育界本身能不能結成統一的「抗戰救國陣線」？教育界人士能不能避免誤國的罪名？一切都有待於教育界人士的主觀的努力。

我們要從上面所說的「不算舊賬」，在工作確認誰是我們的的朋友，在抗戰救國的共同生活中促成彼此之間共同意見，……這種種具體的辦法中，建立起教育界內部的統一陣線；並進而使用這一陣線的偉大力量，參加到全民族的抗戰救國陣線中；負起起知識份子應盡的責任，在賢明的政府領導之下，和一切不願作漢奸的民衆共同動作，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和解放！

全面抗戰與民衆運動

紹良

一 幾種錯誤觀點的批判
中華民族已到了最危急的關頭，中日問題已到了要清算的時期。

許多人說：「中日問題的關鍵在日本，只要日本放棄對中國的侵略，中日問題便可以解決了」。這簡直是做夢的談話，絲毫沒有認清事實的真相。日本的侵略中國，乃是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必然的結果。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對中國的步步進逼，本是其大陸政策的一貫精神，由台灣而朝鮮，由朝鮮而東三省，由東三省而至於中國腹地，其蠶食鯨吞的形勢，非常明顯；然而這四十多年的歷史教訓，竟沒有驚醒國人的迷夢，直到六年前這次空前的大事變發生時，還有許多人在希望着對日妥協與和

平，也算糊塗得太可憐了！

九一八以後六年以來，在忍辱博重政策之下，連連失去了東北四省察北六縣以及冀東和平津，中國的容忍和退讓，也算够程度了！然而這種委曲求全的精神，竟不能博得日本的瞭解，四五省的地面，竟填不滿日未的侵略慾望。這鐵一般的活的歷史事實，更證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無止境的。如果說中日問題的清算，關鍵在日本，則問題清算之日，亦即中國全盤覆滅之時；否則中國還想存在的話，則中日問題的清算，其關鍵在我而不在人了，祇看我們自己有沒有最大的決心。

有些人以爲中國對日本作戰，力量太弱了。我們的軍器物力財力，一切都不如人，倘若

戰爭一起，敵人攜全力以謀我，則滅亡之期，指日可待。因此主張戰不如和，以為如其戰而亡，到不如以「壯士斷臂」的愚勇，犧牲局部而求保全大體，這誠然是看到問題的一面，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高，把自己看得太卑而犯了「恐日」的病症了。

還有一些人認為中國的對日作戰，不能馬上就來，我們必須要在軍備上有長期的準備，才有勝利的把握，這種「唯武器觀」的論調，不但把事情看得太容易，而且是一種空想。試想日本的國力是明治維新以來培植起來的，到現在已有六十多年的基礎。不說我們現在的國力不充實，就是充實的話，兩步併一步的趕去也趕不上的。又何況日本也時時刻刻在作積極的準備，並且她準備的努力和目標都高出於我們呢？一二八戰爭以前，日本陸軍的數量，比現在相差遠甚。當時他們預計四小時就可以佔領上海，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中國之堅強的抵抗，上海戰爭延長至一月以上。從此而後，敵人自感軍力的微弱，才銳意革新火力裝配，強化陸軍的戰鬥力量。他們這次用以攻擊我們的化學戰隊和機械化部隊，都是一二八以後的新設置，至於空軍，據計一九三〇年日本的飛機，總共才有七百架，而今已達二千架以上。由此可知敵人之軍事的擴充乃隨其侵略的進展而愈益進步，況且在長久忍辱之下，我們如失掉一塊土地，即無異增加敵人一分力量（人力物力財力）。如斯剝削已之肉，補人之瘡，終必至於已愈瘦而人愈肥。將來我們縱然用十分的力量來營養這既殘之軀，恐也扶不起這個千創百孔的國家

。所以說我們要等待準備好了，再來一舉而勝敵人，不外是一種空想，這話我們並不是說不實準備，是在指明時機已迫不及待，不容我們僅斤斤於敵我在武器上準備上之計較了。

二 全面抗戰的展開

歷史的事實是最嚴酷的教訓，六年來血腥的事跡，證明了言和並不足以息事，長期準備也已沒有時機。蘆溝橋事變以來，全國上下才一致認為中華民族的危機已到了最後關頭，一致抗戰的空氣，才漸漸彌漫了全國。如今，誰再言和，那簡直就是漢奸；誰再主張期待，也無異是喪心病狂，現在惟有立下最大的決心，傾全民的一切力量，抗戰到底，以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其他無言。

蘆溝橋抗戰以來，軍事上雖說有些失利，但就國內的情勢看，我們已漸有了勝利的基礎，在全面抗戰口號之下，國內的各方面已得到空前的大團結，這一種「精誠團結」的力量，勝過千萬的飛機大炮。只要說抗日，全國定能團結，只要能團結，必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於此回憶以往國力之消耗於內爭者，實不禁起無限的傷感！而今而後，在全面抗戰發展的過程中，全國人士更應當「澈底」排除私見，「真正」精誠團結，使四萬萬人構成一條心，築成功一條精神的萬里長城，以抵擋敵人的飛機和炮火。兩月來抗戰的經過，軍事上的小小失利，本在意料中，並不足以驚異。但一時的失利，絕不能動搖我們抗戰的決心，我們此次的抗戰，原不在於一城一地的得失，亦不必妄想軍事上的馬上勝利。只需要抱定抗戰到底的決心，

甲地來攻則甲地迎，乙地來侵則乙地擋；到處為戰，隨時抗拒，勝利則進擊，敗退則堅守，不輕易放棄尺地，不輕易丟掉寸土，不放下槍刀，不停止戰爭，來與敵人作長期持久的「消耗戰」。如此，相信一年半載之後，敵不困於軍力（日本陸軍長備軍共三十五萬，如戰爭一年，至少要損失大半，後備軍雖能徵集到四百萬以上，但其戰鬥力是有限的。）亦將困於財力（日本對華作戰的戰費，據估計第一年不足之數約十億元，第二年不足之數當在二十億元以上，第三年將達六十億元。）不說敵不因戰爭直接消耗的軍費，使其財政難以支持；單就長期戰爭中所被破壞之敵人的這個中國市場，即足以使敵人的經濟基礎發生根本動搖。長期的抗戰，中國大部固有化成一片焦土的可能，但敵人的經濟機構，必至全盤破產，而其軍事的勝利，亦將化為泡影。焦土抗戰定能克服敵人的獨暴，最後的勝利定然是我們的。

三 民衆運動的必要

客觀的形勢，已有利於我的勝利，但主觀的準備力量，似乎還嫌太差。前面我們把敵我的軍制力量作一對比的觀察，知道如僅以軍備的力量來求治勝是很難能的。但是我們並不因此而有所畏懼而氣餒。我們制勝的途徑，除軍事外，尚有賴於其他的力量在。

中國的對日抗戰，就本質論，原是個殖民地的解放戰爭。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本是極極艱苦的事，單憑軍事的力量，都沒有勝利的把握，阿比西尼亞的敗亡，可作前車之鑒。但是如果殖民地發動全民的力量對帝國主義者作全面抗戰，光榮的勝利，却也有極大的可

能。以摩洛哥之小，還能抵抗法西聯軍於兩年以上，這一歷史的教訓，是不容忘記的。中國的一切條件，在殖民地中總是優越的。地大物博人衆，潛在的力量非常之大。如果我們能利用自己所具有的優點，把廣大的民衆發動起來，其在戰爭上所發揮的力量，實難以死的數字所能計量的。然而「唯軍事論」的人們，總不了解這一點。他們以爲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沒有多大力量，祇要他們於戰時能在後方保持鎮靜就夠了，這是何等的錯誤？我們不遠引其別國的事實作例，單看我們自己的歷史吧，民衆在北伐時所表現的力量，是如何的偉大？我們縱不談空理，難道這鐵一般的歷史事實，就不承認麼？散漫的老百姓，固不中用；可是有組織的民衆，會發生很大力量。我們既認定這次的對日抗戰，純軍事的力量，既沒有把握制勝，則除發動全國民衆以補助軍事之缺陷，有什麼方法能保證戰爭的持久，如果不能持久抗戰，又有什麼方法能獲得勝利。所以在對日抗戰發動的今日，我們不得不大聲疾呼，盼望後方的民衆在政府領導之下趕快組織起來，充份發揮全面抗戰的力量，保衛祖國，以爭取最後的勝利。

談到組織民衆，原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

是短期間能立見成效的事。不過好在中國在過去十幾年來的政治運動中，對於組織民衆，是有些經驗的。現在如果拿出過去民衆運動的精神，積極的推動起來，相信在短期間，可以收到效果的。況且這次的對日抗戰，原不是一月兩月一年二年就能夠解決的事。現在雖說時機已迫不及待了，但亡羊補牢，未爲晚的。至於如何組織民衆？此地我們雖不能談出詳細的具體的辦法來，但在原則上認以爲：

- 一、中央政府當本其作民衆運動的一貫精神，迅速的積極的發動組織全國民衆的工作。
- 二、同時各省市地方熱忱愛國的先進志士們，大家精誠團結起來，協同各省市地方當局，本中央的意旨積極把工作推動起來。
- 三、爲應實際工作的需要，各省市應當收羅大批要實際工作的幹部人才（大部份以該省人爲適宜，其中包括特別熱心救亡的高中生以上的知識份子，專門技術人才，及在野的優秀軍人），分發各縣，深入農村（大部份以當地人爲適宜），協同當地長官，聯絡當地有國家民族意識的紳士，把各鄉各區的人民組織起來。同時並負責辦理，安集游民，救濟貧苦等工作。

這是組織民衆的形式，至於具體的編制，

則可就民衆之中，挑出中堅（年壯力強）份子，按其品質的適宜性，組織成各種不同的團體如：

- 一、在軍事上有積極意義的團體，如保衛團，游擊隊，別動隊，自願兵，偵探隊，運送隊，救護隊等等。
- 二、在軍事上有消極意義的團體——如宣傳隊，募捐隊，慰勞隊，縫紉隊，肅奸團體等。

這些團體與組織都要和軍隊保持密切的連絡，使軍隊和民衆打成一片。誠能如斯，在戰爭上一方面可以給軍事以人力物力財力的絕大幫助，一方面可以使漢奸土匪絕跡，我方社會保持安寧，戰時生產得以照常進行。以這樣有組織的民衆，在我們的陣線以內，可以發揮以上所說的種種效能；即在敵人佔領的區域，也一定可以用「堅壁清野」「乘虛暗襲」的種種方法，去破壞和騷亂敵人後方的工作。如斯，舉國上下，不分性別，不分階層，一心一意，傾全民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和倭奴一拼，相信最後的勝利是有絕對把握的，中華民族的解放是有前途的。時機已到了萬分危機的關頭，不容我們散漫的鎮靜了，起來！全國民衆組織起來！扶助全國的武裝同志，對敵人作全面的持久抗戰！

非常時期自然科學者底任務

王汎

爲回答日本帝國主義者險毒的要一舉而滅亡我民族的侵略，全面抗戰已經爆發了。前線戰士的志勇，後方人民的輸財爲國，已經顯出了全國同胞作奴隸的力量，這個力量會一

舉給敵人無情的痛擊而得到民族解放的勝利！但爲貫徹這個勝利，一定要真實的全國動員，把人力財力都集中起來，更必須把人民的生活，都變成爲抗敵救亡的生活，無論那一階層，

都要團結起來，參加這個神聖的民族解放鬥爭，爭取最後的勝利！

隨着抗戰的爆發，各地都有抗敵會的組織，在文化界也會有文化界救國團體的成立也會有過國防文學，國維教育等理論的討論與建立，但在自然科學方面過去也只是作過點科學小品及防空防毒的展覽，並沒有作過切實的抗

準備工作——科學國防設施——和討論過自然科學者在抗日戰爭中應負的任務！

我們每一個自然科學者，都負有增進人類文明，促進社會進化，建設理想社會的職責，但當一個摧毀人類文明，阻礙社會進化的惡魔到來時，我們爲了我們的職責，爲維護人類文明，社會進化，便必須和惡魔作一死的決鬥！中華民族當前的階段，就是被惡魔來襲的時候，我們自然科學者更應當爲保衛祖國，保衛中華民族，來加入這個火拚！

有些自然科學者會主張過不加入政治漩渦，提出「爲科學而科學」的口號，但是，試問當整個中華民族已經淪亡了，中國已成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之後，還能允許自然科學者「爲科學而科學」的存在嗎？更有部分的自然科學者認爲只有某一部人才能救亡，救亡是某一部分人的事業，認爲科學是緩不救急，這些都是非常錯誤的見解，固然沒有政治經濟的知識不能談抗敵救亡，但不懂得物理化學數學也不能談民族解放的抗戰，更何況近代的戰爭是天空與化學戰爭的時代，不管在前方軍事上，後方的準備與動員上，都少不了科學的人材。

全國的自然科學者們，我們不要遲疑，要馬上在全國抗戰的浪潮下，團結起來，參加到抗敵救亡的隊伍裏，堅決地執行下列的任務：

第一：協助政府調查全國資源，從速開發協助抗戰。資源的貧富，是決定近代戰爭勝負的基本條件之一。我國擁有廣大的資源，除敵人所搶去者外，後方仍極豐富，自然科學者應從速協助政府調查，開發，用以抗戰。

第二：協助政府作科學國防設施，抗戰過

程中敵人必用種種殘酷的手段來擾亂後方，防空防毒的設施，是當前後方必不可少的，科學者應協助政府在後方作各種設施。

第三：灌輸人民以必需的國防知識，由於戰後軍事技術和化學的發達，對日抗戰，決不是只限於前方戰士，由於最近敵人飛機的轟炸，全國人民已經都要捲入了戰爭的漩渦，因此，人民都應當有防空防毒的知識現在，雖然有這種防空防毒的機關，但都還作得不够，所有的科學者應切實地按照下列方式努力：（一）舉行通俗國際科學演講。（二）發行各種通俗的國防科學小冊子。（三）防空防毒的模型的演習與展覽。

第四：培養國防科學家，中國的科學家實在太少，在對日的持久戰的過程中，必然感到人材缺乏，應當從速開辦各種速成班，授以最必需的技術，培養出大批的軍事工業，化學，交通的技術人材。

第五：積極研究國防科學，在當前需要廣大的科學者工程師聯合起來，專門研究軍事工業的各個部門，並製造各種國防的用品如防毒面具……等，以供給人民的廣大需要。

本著愛國的良心，本著不願做亡國奴的願望，我要求一切的科學團體，一切科學家，技師，工程師，和從事科學與工程的人們，在全面抗戰展開的現在，一致聯合起來，建立全國的科學組織，來負起我們自然科學者在抗戰過程中的神聖任務！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中華民族解放的勝利！

訪問郭沫若先生

子英

聽說郭先生到峨山來了，郭先生的文名是足以使我們青年人景仰的，所以特地抽出一部份時間來，作一度專誠的訪問。

是一個秋陽剛剛露出臉兒來的早晨，在一個比較陰暗的大會客廳裏會見了郭先生，郭先生是一個瘦長的個子，的確是一張飽經風霜者臉色，上身穿着法藍絨的西裝，下身穿了一條白褲子，人是那麼沉靜。我進去的時候，他正伏在一張臨窗的桌子上在寫着一篇戰時民衆組織以及如何宣傳的文字，對面坐着的是杜冰波先生。當我走到他們身傍的時候，因爲便於我同郭先生談話起見，杜先生便把坐位讓給了我，郭先生對於我這一個陌生人也並不感到兀突。我坐下以後，便開始同他談話，他指一指自己的耳朵，我會意他的耳朵大概有些小毛病，當時我便把預先寫的問題交給他。

「本來昨天晚上我已經看到了郭先生，總是有機會同你談話，你現在有時間允許我同你說幾句話嗎？」

「可以，可以」。他一面在答應着我，一方面又把放下的水筆拿了起來。

「在去年以前我還是一個報人，因爲感覺到自己的生活太不充實，所以才走上了現在的路，在工作稍鬆一些的時候，我準備寫些雜感或記事在將來發表。我來請見郭先生一方面表示崇敬，將來有機會更希望你不要吝氣的指導。」

前線轉來記 沈起予

爲着想證實前線的傷兵救護和兵士給養是否如一般所說的那樣壞，也爲着想親自嘗一嘗火線下的洗禮，久就有到前方一次的想法，而這願望居然在昨天得了實現。

使我實現這願望的是「四川同鄉會抗敵後援會戰時服務團」。當我在午後三點接到毛錐先生的電話前去時，彼面第二救護隊的隊員們正在準備出發，大家穿着深綠色的軍子軍服裝，鬧哄哄的，滿屋響着道地的家鄉話。在這兒我又意外地遇着一位舊友，原來這兒負責人之

一的唐先生竟是从前「四川留法勤工儉學會」中的同學，畢業後彼到法國，我走日本，到現在，快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言談之下，大家都不免有些懷舊的情感。

在未出發前，第一隊田隊長同我談了些前方的情形。他很富於軍事經驗，而這次又親自到戰線中與前方軍事長官談過。據他的意思，以爲現在軍事上一面感着車輛的缺乏，一面却又把車輛使用得太不經濟。這不經濟的原因是對車輛的使用沒有一個全盤計劃和連絡。比如現在□□司令部運食糧的車空着回來，而本團運傷兵回來的車却空着前去！要是兩方有統制地聯合起來則可以事半功倍了。從汽油已由一元餘一加滿漲到二元餘，從我們去的救護車一日需二十元的租金，從司機人運轉得疲乏不堪等看來，都不能不說這是在浪費人力和財力，而田隊長的看法確是一個卓見。其次他說前線的給養也是漫無計劃。前線既有炊事被敵人

破壞，致士兵們整天不能進一餐，而他復見過有火夫挑着担子到上海來購米，竟有空着担子回去的。

不一會，一個婦女團體的慰勞品——幾籃麵包——和一大捆當天的報紙上了車。我也換好了衣服跟着出發。時間是下午五點二十分。車廂上綁的竹枝颯颯地響動，股股涼風撲面過去。站在車廂頭上，我感覺着從不曾接受過街頭的人們的那種敬佩和羨慕的眼睛。在途中又接了幾位女護士到戰地醫院去，而車一出租界，過楓林橋的，亮歌聲便對沿途的稀疏的民衆和保護崗土的戰士們吼響起來。不多加羣衆團體，真不知救亡歌曲有這樣普遍的發展。

幸好沒有遇到敵人的飛機。天色愈黃昏，我們愈放胆前進。到□□，把幾位女護士送下，一位輕傷兵却要搭我們的車到他的司令部去領錢用。問談起來知道他的老家在炮火激烈的南口昨天才在丁家嘴受傷。此後天上的星子一顆顆地增多，螢火蟲也不斷地在空中劃出一道道的弧光。光路傍邊幾乎是五步一階兵十丈一障礙。在烏暗中大有人在車板上坐了下來，心裏不覺有些緊張，待車走上一段比較靜僻的路程時，忽然左邊田野的遠處一聲砲吼，跟着在十幾米突處便是幾發猛烈的步槍射來火口的光也看得一清二楚，從情勢看來，都足證明這漢奸的射擊，於是我們的車便開足馬力，一直跑過大場，將這消息報告給路傍的長官。到廠家鎮我們下車將麵包分一部分給當地駐軍，一時兵士們蜂湧的上來爭取，經長官一陣斥責才平靜下來等候分配。再上程路忽然車被幾個兵士攔住，據說□□那面傷兵甚多，無人救護及至

「這樣很好！」他在我述明來意以後，便聽得見我的話了，他很愉快的在回答着我。

「你到崑山來是担負了什麼任務？」

我同×先生是舊友，我是來看他的，沒有什麼任務。

「同你一道來的還有那幾位？」

「杜冰坡先生。」

「你準備今天回上海嗎？」

「本來是預定在昨天回去的，因爲汽車沒關照好，所以改在今天。」

「你在日本居留了很久，日本的朝野趨向如何，你能够很簡單的告訴我一些嗎？」他似乎很興奮的在告訴我，他說：

「日本整個說起來是侵略我們的。他們有着貫的大陸政策，雖然方法有緩進的與急進的兩種，——資本家政治家是主張緩進的，少壯軍人是主張急進的，緩進派是想由外交，親善等等，來實行他們的經濟榨取，急進派就主張武力統一中國了。這種緩急之爭，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急進派便大事抬頭，五一五事件，犬養被刺，當時犬養還想同他們講些道理，他們的回答是「問答無用」，這「問答無用」四個字在日本已經很流行了，于是犬養便遭了毒手，以後接着有井上等事件，三二六事件幾乎釀成了一個內亂……」。

談到這裏，恰巧他也要緊的事情需要馬上出去。我們的談話便不得不中止。我因爲怕他馬上回上海，我便把寫的問題原紙交杜先生請他轉給郭先生，後來因爲我再沒有時間去會他，便寫了一張片子，請他在行前如寫成時交結柳劍霞先生收轉，如果沒有時間的話請到上海調

隊長說我們的目的地是楊行時，彼面還強邀甚烈終於待我們說出有慰勞品要送楊行時才讓我們走了。轉來在報上讀龐京周先生的大文，知「紅會」的救護事業頗有計劃，但也許是下面的奉行不力罷，計劃儘是計劃，對傷兵救護的不周到，這也就是鐵一般的事實。而對民衆自動組織的救護團體也可謂怠慢之至。據說法租界祇要有「紅會」的證明，就可把通行證發與「四川同鄉會」的救護隊，可是這證明現在始終沒有，致我們這次夜間竟不能進法租界，祇得在露天下過了一宵。

在羅店與楊行的岔岔路上，有一個極大的炸彈洞阻礙着交通，致車費了許多力才通過了。假如民衆有組織，這裏地面是不待工兵之力便可馬上填平的。

離楊行還相當遠的地方，車終於停下來了，路傍一輛大車停着，田邊邊一大堆傷兵在呻吟着。一個在此照料傷兵的人一過來就開始對我們訴苦，據說他們是那有名的第八軍第八團的人，傷兵們在飢饉與疼痛中，在此等候已久了，若不是遇着我們的車來，今晚又得在此過一夜。他說傷兵們的情緒非常不佳，後方的救護要此下去，那情形是非常危險的。於是我們對他說在這全面抗戰下，需救護的人很多，勸他好好地對傷兵們多作安慰，他也即刻接受了這意見。在隊員們正在分配麵包時，前面又運到一位重傷的，待架實一落地，便大聲呼喊上藥。但可惜隊員們無藥，祇好用繃帶將上腿緊緊綁住，以阻止血液的逆流。

至黑暗中，忽然遠方有一個信號彈騰空，似乎還有飛機聲響來。隊員們即刻散開了一下

，但一望平靜無事，又回來摸索着將傷兵們運上車去。這時遠方響着激烈的砲聲，天陸相聯處，現出一帶慘紅的灰光。這兒大約是一個傷兵的轉運吧，不斷的有傷兵運來，其中有輕傷的不願上我們的車，嚷着要到師部的醫院去以便好領點錢用。

滿地裝好了一車，我們便打回頭。爲着避免來時的漢好的射擊，決心繞真如的路繞回來。可是事有出人意外，車到大場時，路旁邊又是火光一冒，清脆地一槍射來，我們的車燈即刻熄滅，慢慢地往前爬行。然而火光卻不斷地冒，在響了五六槍時，我也有點着急，便向站在車外的陳隊長建議，打開車燈。衝過這一段路程，但陳隊長叫我鎮靜，車依然在黑暗中進行。幸好畢竟是漢奸種，槍聲再響了幾次後，便也就噤下了，我們沒有一人受傷。

車換了路道之後，兵車和馬傷成騎的兵士增多了，大家都在黑暗中進行，到兩車快相接時，才各將車燈一閃，於是祇見土繞着土，灰捲着灰，各自發出一陣更大的隆隆的聲響，相擦過去了。在路上會幾處被兵士攔住問到□□的路，最後還有兩個騎自行車的警官來問，待司機下車去詳細指點了後，他們還再三返問，說不是一二人的事，是有大隊人馬要□□去。這是證明前線的地圖缺乏，和無救濟工作人員而來的不便。

車繞過真如再回到□□路，我們便把傷兵送到□□的醫院去。這時因車不能直達，輕傷者祇好自走，重傷者便抬或背。我和一位隊員交隊員交換地背着一位，可是治已一走不到二三十丈遠，便感覺脚幹不斷地打抖祇好又讓給那位隊員，痛恨着自己的書生無用，醫院很簡陋但來時帶來的幾個護士已經在那兒服務了

好了給我。下午一時我收到了柳先生轉來的原紙，並且知道他已經回上海去了，以下便是他筆答的原文，不過，我却沒有謝一聲杜先生，這倒是很抱歉的呢！

「你的尊夫人同公子的善後是怎樣辦理的呢？」

「尙無辦法，隨後慢慢設法。」

「你對於舉國抗戰的局面還有沒有什麼意見？」

「希望真正能夠抗戰到底。」

「你感覺到一般民衆所表現的怎樣？」

「情緒甚好，但欠組織。」

「你對於現在文壇上的趨向能夠明白指示一點兒給我們嗎？」

「現在文壇因戰事關係，都傾向到戰爭文學來了！」

「因爲新啟蒙運動曾經經過多次的筆戰，你對牠有什麼意見沒有？」

「關於這次筆戰，我未預聞，但我的見解是筆戰愈多愈好。」

「你是愛寫詩的，現在的詩是比較進步了還是退化了？」

「一般的說，現在詩人的詩是進步了。」

「怎樣才能够養成寫作的習慣？」

「認真做人，認真活用自已的五官，切實養成用筆的經驗，精讀各家作品。」

「現代的青年們應該走怎樣的路？」

「凡事腳踏實地去做，不要浮誇，不必煩悶，依照着民族所需要的方向走去。」

洪大的歌聲

李蕤

(一) 如水就下的出發前

九一七的下午，曠曠的水塔上貼着幾張歌詠圖的大布告，布告上的字是刺人心的：「……已經整整六年……平津……上海……海口受到了封鎖……我們已經沒有一片安靜的天空……」

讀着這些字，鬱怒從每個人的臉上出現。從三五成羣的人羣裏，我們聽到一片焦灼的聲音：「開封着實太沉寢了！」「大同都沒有了啊！」

這些焦灼，正如火把一樣，燃燒每一個活人的心。當夜是中秋的前一夕，但卻沒有人注意水銀樣的月光，到處只聽見沉鬱的救亡歌聲在空裏流蕩。聲音互相透遞。這樣越過那樣。

早上，才微明，樓前的草坪上，人可已經疏疏落落的聚攏起來了。有許多人沒有刷牙，沒有洗臉，更說不到早餐。這集合沒有敲鐘，沒有打鈴，更沒有監學來點名記過。正好像向一個地方奔洩的流泉一樣，在一個染着血的斑痕的大旗前，我們的隊伍很快的齊了。

「起來，全國的同胞們！今天是第六年的九一八！講和平，講和平，失去了土地三十九百萬……」歌聲震動的激動着寒冷的空氣，每一個人垂着頭，不敢相視。遠遠在一旁站着的人，也化成石塊，凝立着不動了。

經過現代，繞到北倉，喚出任時，……歌聲在外面，震動的時候，裏面的歌聲和着，隊伍很快的便成了一個。他們推開正吃着的飯碗，沒有一個隊員入隊不是用着跑步。

「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

歌聲穿着衝巷，我們的隊伍向德集合處進發；五年以來，我們都忍氣吞聲，到現在我們終於能在我們的國度裏扯開喉嚨高喊，這多令我們興奮！但到現在我們才得高喊，歌聲還只能激動清冷空氣而不能吹進每一個民衆的耳朵，我們又多麼悽然啊！起來吧，中國！推醒他吧，每一個個！再也不能耽延下去了。

沙沙走着，每個人心上的重壓使我們整齊了步伐。我們知道我們這只是一小支隊，全開封還有許多多支隊，向一個地方匯集。我們知道開封不過是一小支隊，插着我們國旗的我們的大地上，這支隊還有許多多。我們心只一條，步伐一致。

「……腳步和着腳步，臂膀攜着手！我們的隊伍廣大強壯！全世界被壓迫弟兄的鬥爭，是朝着一個方面！」

我們的眼睛閃出遼闊而修長的大路，路端有一個彩虹圍成的穹窿的圓門，那裏是一片自由的天地。

(二) 壯烈的遊行。

踏進總集合處的大門，院裏已經滿是興奮激昂的人臉，樹葉子裏透進的陽光和羣衆眼睛裏的光輝交織成一片，那一張人臉熟悉那一張陌生我們已不能分辨。每一個人，看來都那麼親切，熟悉，沒有間隔，好像各自離家多年又重逢的弟兄一樣。

站的地方都沒，踩着瓦礫，越過土堆，從樹枝和蜘蛛網下過去，我們在滿是亂草馬糞的地方停下，但我們深心裏沁出種難言的興奮。有些在高聲爭論，有些人在低聲歌唱，但卻和沒有秩序兩樣，一領隊的來回奔跑。震聲呼喊，他們佩帶着的紅條也非常可親，絲毫沒有一人上人的意味了。

大旗出現街上時，歌聲也如潮水般發出：「我們要建設大衆的國防，大家武裝起來打倒漢奸走狗槍口朝外！」槍口對外，齊步向前，不打老百姓，不傷自己人，我們是鐵的隊伍，我們是鐵的心！……」這些吼聲從每個人的胸腔裏壓出，激動着空氣，送進每一個商號，作坊，學校，每一個華貴的或者破爛的屋，撼震着每一家的門牆！

緊跟着大旗的是平津逃回的同鄉，他們每個都滿臉鬱怒，眉宇深鎖，在平津他們何嘗不是各有各的學校，但現在卻只有了「平津流亡」一個總的名號。再也分不出什麼清華北天。爲了每一個人部有的比流亡更慘的命運，我們還是急急地捲成一團，只記得我們是被難中國的兒女吧！

在大旗的一側，走着幾個風雨週刊的編輯，他們自己氣喘喘的挾着刊物，和賣報小孩一同做着兜售的工作，不同的只是賣報小孩賣報還有幾枚銅元可賺，他們則不過只賺一些寄託在茫茫大衆中的慰安而已。

歌聲從沒有間歇，有時候互相重疊。這一隊唱起，那一隊有時便從中腰接上。沒有一個人喊「一二」，但卻一些沒有亂了步子，沒有人打拍，但卻沒有人亂了節拍。

走過鼓樓的時候，聽見了飛機的聲音，千百人昂起頭，怒視着，歌聲反越雄壯。到大家

看見飛機上青天白日的國徽，看見飛機潛力低飛的時候，大家一齊拍起手來，天上，人間，震怒的鳴聲，沉鬱的歌聲，興奮應該是一樣吧！

旗太大。在逆風的地方，簡直想把旗連撐的人一同吹倒，從映在地上的影子上我們看見風的阻力把旗扯成一條彎弓。但是我們傾斜着全力抵抗着，一會再換上一個生力的膀臂。有時我們撐旗人從兩個添到四個。抗戰到底的民族解放的大義，它該是更大，逆風的阻力也該是更多吧？我們正需要傾肩前進！

行經女師門口的時候，隊伍停下來，展成扇面形，把大門圍住。大家唱起歌來，許多女生喊着口號。但很快的，裏面的歌詠隊便也出來了，所謂「打開鐵門」根本沒有打字。

隊伍正行進時，有一羣警察想從隊裏穿過，糾察隊攔住他們。但當我們看見他們是「送子案」，特別聽說那戴禮帽的犯人是漢奸的時候，大家很快的閃開條路，並且齊聲高喊着「打倒漢奸」「槍斃漢奸」，不是警察們勸阻，幾千忿怒的拳頭會立時斷送了他的。

(三) 解散不開的解散

遊行到了終點，解散的時候到了，包着後援會的舊再和門外的廣場，站了密集隊形。「這樣便解散麼？」這太可惜了！「聲音熱情的流傳着。

第一歌詠「義勇軍進行曲」。聲音那麼洪大，那麼激越，那麼憤怒，不是歌，簡直是吼叫，怒喊。街市的兩側，是人山人海，他們都石塔似的立着，沒有一個人笑，沒有一個人發聲。

另外的聲音。如果有漢奸在一旁，這歌是眞會使他胆落的。義勇軍進行曲唱完兩遍，歌聲沒止四面，便高聲排演唱九一八紀念歌，唱到我們沒有了東北的豆米，失了華北的棉毛，我們吃不飽，穿不暖」的時候去的聲許多人的聲音哽塞了，但心「快快起來」時聲音卻忽然又高入雲霄，變成一道森森的殺氣。

唱「打回老家」去，唱「救亡進行」曲，一個唱完，搶也似的緊忙接上第二個，連一個

夜襲

陳雨門

一聲寒笛吹醒無語的荒野，幾粒星火導引着戍夫前征！誰也瞧見了那西落的關山月，到拂曉要搗碎敵人的巢營！戰馬悲鳴中已越過了前山，一腔熱憤充滿難忍的胸膛，是那個忘記被污的大地復仇，把生命躲藏在安全的後方？

拍子也不肯間歇，好像生怕有一秒鐘時間的空隙，會被另外的聲音進去把歌聲鏟斷。這才制止的人，顯然也受到了感動，在不知何時才歇落的歌聲中，他興奮得毫無主宰，嘴脣顫動着，如果他會唱的話，我想他一定隨着唱下去呵！歌聲稍歇，緊接着便是口號。「救亡歌詠是消滅漢奸的武器」「救亡歌詠是大衆的呼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在壯烈的口號中，許多粗糙的大手也舉起來了。有人提議立時召開各學校的代表會議，國

家到了這步田地，再不應該各學校半關着門戶。總糾察給我們說只要我們今天遵照遊行的秩序解散，對這要求決不會讓大衆失望！「決不會讓大衆失望」！多好呵，大家高呼「擁護我們政府」，「擁護抗日後援會」了。散開的時候，歌聲又怒潮般湧起：「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一小支隊一小支隊如分流的小川，散播到四面八方的遠處！

編者的話

本期起，爲發揮更大的救國力量，自第二期起，文苑方面，又非常生動有趣。從下期起，並盡可能的登載一些文化界的救亡情報，和前方的速寫或通信。我們認爲在目前的抗戰時期，文苑方面，應有劉白羽先生的「海上」，前文的幾篇問題，「吳文先生的「海」上」讀者預告出來。退還的稿子，如尚未發表或補來的稿子，除將原稿寄回，免致散失。以後來稿，如不附郵票，編者決不再代爲保存。

關于救亡文藝的第二封信

興奮的日子開始了

姚雪垠 寄

(主編論之二)

昨兒我寫信告訴你我是怎樣的興奮和狂歡，現在忍不住要告訴你那原因了。這兩封信都是在彈煙炮火中寫成的，昨天和今天，都將成歷史上頂頂有名的日子，所以，小弟弟，請你牢記住我寫這封信是在七月二十九日早晨五點鐘。昨兒我們過了一天興奮的日子，今兒說不定會在敵人的轟炸中變為灰燼。不過此刻我依然的狂歡着，因為我們幾年來所渴盼的偉大的解放戰爭已經開始了。

上次的長信上我告訴你我興奮，我狂歡，我的熱血沸騰，肌肉痠軟，還禁不住流下了許多淚。小弟弟，請你想一想，自從蘆溝橋事變的日子起，我們一味的忍耐，讓步，看着敵人處處擺佈，一步一步的把我們包圍起來，昨兒我們的武裝同志忽然開始了堅決而英勇的抗戰，跟着就收復了豐台和通縣，把敵人打得個落花流水，這事叫誰不興奮！昨兒，不管城外的砲聲怎樣密，天空的敵機怎樣多，市民們，學生們，整天擁擠在大街上，大家的情緒又緊張，又鎮靜，又歡喜，每個人，小弟弟，每個人都相信勝利是我們的！兵士們在各街口堆沙包，掘戰溝，架起來機關槍，這情景給我們的不是悲慘的預感，而是幾年來我們所渴盼的：給打擊者以打擊！

親愛的小弟弟，請你再想想吧！各色各樣的小商人，他們不管生意是怎樣蕭條，這一天全都展開了眉頭，自動的去找我，我約你，集了錢買食物，買茶水，歡待那些在街口佈防的和從前線受傷下來的兵士們。有一些老婆子，青年人常把她們看做是人間的廢物，時代的渣滓，一點兒也不注意，然而這一天，她們同樣的有精神，有熱情，拿着西瓜攔住傷兵們，「你們是有功的」，老婆子們流着眼淚說，「你吃呵！你吃呵！」如今，漢軍簡直是人間的光榮，假若這被圍的古城沒有傷兵來點綴，你

想是多麼的無聊，多麼的黯然無色吧。一個兵士，雖然他的創傷很輕微，到處也都有歡迎的熱烈掌聲。許多光着屁股的小孩子，平日在垃圾堆上過生活，這一天見了傷兵時不但熱烈的拍着手，還拚命的吆喝着。有些傷兵們昏昏沉沉的躺在洋車上，被一陣熱烈的掌聲驚醒來，蒼白的臉上掛着興奮的笑，烏黑的嘴唇間露出來兩排白牙齒，勉強的舉着手，紅腫的眼皮下射出一種奇異的光芒……在謙虛的態度中他們表現得那麼驕傲呵！

小弟弟，救亡文藝要描寫全民抗戰的熱情。上述所舉出的瑣碎例子不都是很好的題材麼？這主題既積極，又鮮明，既容易叫作者把握，又容易叫讀者感動，因為解放的戰爭已經全面爆發了，興奮的日子開始了，偉大的民族良心發現了！

如今，從綏遠到廣東，從海洋到天空，從山谷到平野，從城市到鄉村，哪一處不受炮火的影響？哪一處不受戰局的牽動？哪一處，你見不到這些令人興奮的事象，和聽不到奴隸們的震天吼聲？時代本身就是一部驚心動魄的悲喜劇，一首可歌可泣的大詩史，我的弟弟，假若你不能拿槍杆，就拿着筆杆拚命的寫去吧！

然而，我的弟弟，我是叫你到大眾的抗敵生活中去找尋寶貴的現實材料，你千萬別閉着門隨心捏造。在如今，每個中國人的生活跟抗日都有着密切的關係，對於這關係你應該深刻的去認識，去把握。比如昨天有許多洋車夫不管家裏的孩子們是怎樣的哭着飢餓，却自動的跑出永定門去拉傷兵。一位洋車夫站在大街上向市民們大聲的演講道：「咱們人老幾輩兒住在北京城，有大總統的時候靠大總統吃飯，沒大總統的時候靠學生吃飯，鬼子們要把學生趕走，還能不同他們拚命嘛！」這就是大眾生活與抗日關係的一個小例子，希望你同你的朋友們把這件事在心裡細細的揣摩揣摩。

大眾的知識水準太低了，有許多對國事很漠然，有許多受了漢奸的欺騙。然而你應該相信這一點：每個人都有良心，有熱血，如果有一個農人或工人不愛中國，那是我們所做的救亡工作還不夠。我會見你的朋友在一篇文章中大大的諷刺農民的愚蠢，說他們還抱着「誰來是誰的老百姓」的舊觀念。小弟弟，請你告訴他：他應該把救亡同生

活的密切的關係指示給大眾，對大眾加以諷刺是太不應該了。

大戰開始後，一切捍衛祖國的英勇犧牲，都是這一章血史的寶貴材料，但我們應竭力避免野蠻的執復行為。我們是為維護和平、保障文化，反帝反侵略才起而應戰，因此我們不但不採用慘酷的屠殺政策，還應該更積極的歡迎敵方一切覺悟的兵士和民衆來參加這爭自由、爭解放的光榮戰爭。我們的真正的敵人是日本的財閥和軍閥，這簡單的常識我想你一定早知道。小弟弟，那廢新的問題出來了：在這次慘酷的大戰中，你將怎樣把這一點常識傳播給每個半瘋狂的同胞呢？你將怎樣使這次抗日的戰爭負起擁護正義和人道的重大使命呢？你將怎樣去喚起全世界善良人們的同情，建立起國防的軍神壁壘呢？

啊，我想你一定有辦法，假若你能把握住正確的主題，並且肯辛苦的工作下去。

昨天我聽見一羣小學生在街上呼口號，有一口口號是一打倒東京去。這口號很顯然是錯誤的，因為我們的抗戰是反帝反侵略，收復失地就夠了，何必打到東京去？有許多人把抗戰的本質認識得不正確，專在些不關痛癢處對敵人施以侮辱。實際上對敵人謾罵侮辱並不能長自己志氣，滅他人威風，還是把敵人的暴行多多的暴露出能發生積極的作用。……

信寫到這里時，忽然看見了今天的報紙，好似晴天打了一個霹靂。弟弟，這打擊實在太突然，太猛烈，我的信不能再寫了。只要我不讓敵人捕了去，一切話日後再談吧。

噢！我的弟弟……

救亡文件

中國共產黨宣言後

蔣委員長所發表談話內容

中央社南京二十三日電：蔣委員長以中國共產黨，發表共赴國難之宣言，特發表談話如下：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總理曾說明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即希望全國國民一致為挽救國家危亡而奮鬥。不幸十年以來，一般同人，對於三民主義不能真誠一致的信仰，對民族危機亦無深刻之認識，致使革命建國之過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礙，國力固因之消滅，人民亦飽受犧牲，遂令外侮日深，國家益趨危殆。此數年間，中央政府，無日不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相號召，而國人昔日之懷疑三民主義者，亦均以民族利益為重，放棄異見，而共趨於一致，足證國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覺『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意義，咸認整個國家民族之利益，終超出於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且均與本黨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相合，而其宣稱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能有一個努力之方向。余以為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為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澈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今日且為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過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祇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總之，中國立國原則為總理創製之三民主義，此為無可動搖無可移易者，中國民族既已一致覺醒，對團結，自必堅守不偏不倚之國策，集中整個民族之力量，自衛自助，以抵抗暴日，挽救危亡。中國不但為保障國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戰，亦為保持世界和平與國際信義而奮鬥，世界明達之士，必須深切瞭解之也。